

時間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會議名標：市革會擴大會議

地點：中蘇友好大廈（記錄整理，未經本人审阅）

最近時期，上海的情況我們覺得很好，革命更加深入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繼續取得勝利，毛主席視察華東、華北、中南地區所作的指示正進一步落實。但是當我們看到形勢好的一面的時候，也要看到存在的問題。我們考慮整個工作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逐條、逐句、逐字的落實，這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。對待形勢，形勢教育的認識不是很一致，或者覺得好，就什麼問題都沒有，就有一些單位一潭死水，實際上階級鬥爭很複雜，階級鬥爭在階級社會中不會消滅的階級鬥爭不熄滅，矛盾就存在，鬥爭就存在。我們不進攻資產階級，資產階級進攻我們，我們上海市革會不領導全市革命造反派，革命人民繼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，按毛主席的教導向資產階級鬥爭，那我們革委會沒有威信，沒有作用。這不盡是市革委會，各級革命委員會，各革命群眾組織都應這樣考慮，要我們幹什麼的？干革命的，所以建立權力機構包括整兒，也是為了革命，為了鬥爭，只有在鬥爭中，才能完善自己的組織，提高戰士的覺悟，提高鬥爭的藝術，這一個多月証明了這一點，前一階段，我感覺到各方面向我們進攻流氓、阿飛、投機倒把，一切資本主義勢力都來進攻。武鬥停不下來，生產困難，歪風邪氣上升，而我們一轉矛頭，整個形勢都變了，現在革命造反派大鬆心腸一點了。但這個鬥爭不結束，只是向前，這還需經常保持戰鬥的姿態，不忘階級鬥爭，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，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，進行我們的工人工作，這一段做了一些工作，還要做一個文件，是上海市保密委員會的。那一部分人他們給市革會打了一個報告，這是上個月的事情，這個報告講過去舊市委抓保密工作抓得緊，很重視，一個常委黃赤波當主任一個秘書長李家喬當副主任在黃赤波領導下，幹了些保密工作，有成績，一月革命以後不行。機構給沖了一下，工作難以進行，要市革會撤銷。一句話，反正不行。我看了以後，大吃一驚，已經十個月了，還給市革會寫這樣的報告，為舊市委歌功頌德，為黃赤波、李家喬評功埋好，黃赤波是什麼人，特務，

还保什么，是窃密，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密，向资产阶级通风报信，好象上海根本没有发生一月革命夺权，真荒唐，写出这样的文件，我批了以后，一个星期还可以不答复，这是为什么？又批了一次，才答复，再收到了检讨，很不象样，现在印发给大家，除了我之外，姚文元同志、江青同志、总理都写了意见，陈伯达同志、康生同志、戚本禹同志没有写具体的意见，但都同意，就是说，除了毛主席、林付主席外都表示了意见，这样一个文件请其他同志都想一想，一年了，难道旧势力就没有了吧？就与刘邓陈曹划清了吗？还有一股势力，从左或右的方面向我们进攻，时机成熟，要夺权的。当然罗，写这个文件的人不一定那么坏，比他们坏的人没有写文件，写了文件算给我抓住了，别人想做而没有抓到，这次算送上门来了，应该认真对付，发给大家，请大家考虑，不能把缺点扩大到这种程度，我们研究一下干部问题，我们提出比较早，二月份我和姚文元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工作，就提出解放干部，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，现在才解放了一批干部，并不能说要解放的都解放了。革命的大联合，三结合的阻力还很大，左、右的都有。现在结合中有些干部有问题，有的就讲都错了，就不搞三结合了，大联合、三结合都停下来，现在大家不是觉得运动开展很困难，感到很吃力，不干了说明这些问题是三结合没有解决而带来的，在工作中出现一些问题，出现一些毛病，不扩大。在工作中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，象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一开始，如果我们就提出不准犯一点错误，那就没有办法搞。任何工作中都会犯错误的，不犯错误才怪呢？有的干部结合错的，总是这样，因为没有经验，又不是很清楚，因为在二月份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中只讲了要搞革命的三结合，但是结合干部的条件没有讲，没有详细讲六月份的决议中就明确讲了，说明看出一些问题了，除了特务、叛徒、反革命，或者根本没有用的外要正确地处理干部，说明我们六月份已经比二月份进步了，现在发现了一些问题，现在改过来就行了，不要谁结合的那谁就是包庇，要认真考虑，就是过去强调不给结合，特务、叛徒、反革命也会钻进来的。可能现在没有发现，明年还可能发现，在处理的整个过程中一定要谨慎，要仔细，又要大胆使用，解放干部，现在有些革命造反派压力很大，不能这样，责任应该首先由我来负担，因为我也没有讲清

楚，我也甚至说这个人怎么样，象叛徒杨士法，我也讲，这个人恐怕与赤卫队关系不行吧！因为就了解这些嘛。

现在中央的意见还是这样，一般干部，也包括领导干部，只要不是叛徒、特务、反革命或者根本没有用的或者很坏很坏的坏人都可以帮助，使一批干部站出来，毛主席的这个方针是不会动摇的，现在狠抓坏人，就把前一阶段的成续都否定了，不敢搞三结合。谈这一些都是与分析形势连起来看的，要看到好的一面，否则以后没有办法进行工作，象介绍党员入党，以后谁也不敢介绍党员入党了，因为被介绍的人十年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，否则就是某某人介绍入党的，又要揪，为什么把这样的人拉入我们党内，不能这样，因为确实有些问题不了解，我们不能因为类似这些枝节问题来对待干部，应该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来对待干部，要看一看毛主席的指示，千万不能忘了，不能一面说抓坏人，就忘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，我们要一方面抓坏人，一方面要进行解放干部，革命的三结合，当然现在这么多工作到底怎么抓法，我认为从思想教育这方面松了一些，如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，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建党思想，这是主席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心，信任，抓了这项工作以后，工作有了好转，如果没有这场狠批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大学毛主席的建党思想，上海的这个工作抓不起来，大家一干，心里就明亮了。现在这项工作不能停，现在有的单位，搞了一个什么草案，一变就完事了，不能这样，现在各地都在搞起来了，这样就会有很多草案，后都交中央，中央发一个下来，还要大家认真地进行讨论，进行修改，要反复几次，九大通过以后，还要认真学习，因此明年一年都要进行这项工作，因为党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着的，因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，因为毛主席讲，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，我们的国家是党领导的，如果我们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，那末我们的政权就不会变颜色，但如果被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，那么就可能改变颜色了。因此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主要是思想教育问题，抓好，就能把各项工作带起来，如何抓好思想教育，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好，不能用打、砸、抢、抄、抓，如果按那些方法干的话，那么革命的大方向就是干扰了，我们的意

見是抓好思想教育的領導，林付主席講的四個第一，第一個就是活的思想，從思想上來解決貫徹執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，這是最基本的，教育革命造反派的隊伍，教育新老幹部，最基本的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，象討論整黨的問題，如果上海沒有一些單位能夠取得整黨經驗的話，那叫什麼先進。在整黨過程中，大家會考慮到，沒有一個黨真難辦，很多工作沒有辦法抓，這個戰鬥力量就很差，象上海的工人階級，隊伍這樣強大，但是沒有黨來做骨子，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干擾，你就沒有辦法解決，也解決不了。因為講來講去抓思想教育，抓學習這還是第一位的工作。這是內部問題，主要是提高我們的思想水平提高我們的鬥爭藝術。主席在視察華北、中南、華東地區所作指示中講的，里边是談了許多政策和策略的問題，現在有些人好象對政策和策略不那麼重視了，毛主席講，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，現在這個生命也可以不要了。至於這方面，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退步了。例如電視鬥爭會吧！有些地方都倒退了，這幾天鬥爭會，往往都掛了牌子，我看了真緊張，都掛上牌子了，而且還出現了打人，多少人看見了，全市都看到你們在電視里打人。當然這些人可能出於義憤，但應該來說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態度是明確的，因為我講武鬥，你們一定要打我都不反對。在電視上打人我是反對的。我不是給同志們傳達過毛主席的指示，毛主席看了上海的電視鬥爭會以後說，上海還比較文明，陳曹坐在那裡，但還不夠，不夠在什麼地方呢？就是不許人家辯論，主席是肯定了我們的成績，又要求我們進步，要求我們進步。過去就是我們黨內很壞很壞的人，鬥爭他們，也允許他們講話，但現在不行了，根本不允許講話，陳丕顯一不老实就講，陳丕顯不投降就叫他滅亡。不許他講話，不許給他辯論，只能是暴露他自己，對我們只有好處，沒有壞處，因為他放毒，我們消毒，給我們鬥爭的鍛煉和考驗。不給他們講話，他不講，其他人會講的，會放毒的，我們應該給他講話，來教育群眾。這一點沒有做到，反而倒退了，覺得我們鬥爭的水平，鬥爭的藝術，沒有得到提高，當然現在每次開會，大方向總是對的，但是鬥爭的藝術，鬥爭的水平，很值得大家考慮。宣傳系統開了好幾次會象上次的鬥爭大會，一上來就幾十個人一大串原來的一些名流全給推出來了，我現在懷疑上次登海報的這個人內心就心里很不健康，上次鬥爭陳曹大會，把白楊拉來了，結果白楊的頭戲

一演完，大家就沒有動了，因為大家是來看白楊的，不是參加鬥爭會的，因此會開得稀稀拉拉，我們革命造反派做事要光明磊落，我懷疑登海報的人心里就不健康，只有這樣說。鬥爭會我們也不用打人這一套，上海應該做出模範來，如果我們這樣干了，那麼很快全國都這樣干。當然打人有些是出於義憤，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展一年多了，好多都是形左實右的，我打人說明我最革命，不能再說我保守吧！我打人了難道還能說我保他，是最革命的了，如果我們真能把這一套去掉，我們的運動就能健康地向前發展，否則就會有很大的干擾，中間的群眾就會脫離我們，保守勢力就會抬頭，對我們革命事業只有不利不會有利。所以說要抓緊學習，要把主席的指示逐句、逐條地看，學習，提高思想水平，提高鬥爭藝術。另外象鬥爭會上如何抓住要害，不是很好研究，而是抓到一點問題就干。結果要害根本抓不住，結果用了很多時間，用了很多力量還是解決不了問題，例如拋材料實在太快了，那天的鬥爭會，我一看就知道，大概幾個月調查的材料，一次鬥爭會就全部拋光了，會上的人也知道，開會的人材料已經用完了。幾次會大致上都是這樣。如一個問題，我們已經掌握了材料，結果問，你在什麼什麼與誰誰誰干了反革命勾當結果他們還沒有講話，你就講怎麼樣？那麼敵人就知道了，他知道的是這個問題，另外一個要害問題他就不交代了。我們應該考慮一下，嚴格地來講，這是向敵人告密，是會有人干這些事情的。這些人就是鑽進我們革命造反派內部的敵人，把材料拋出去交給敵人，同志們我們不要沒有一點保密觀念，鬥爭很複雜，聽說還有人還要沖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案組的材料，考慮一下，難道沖的人卻這樣純潔嗎？市革命委員會專案組材料很多，我曾經幾次講過，那個地方要部隊保護，並加上電網，做了沒有（有人回答已經做了）如果誰沖擊市革命委員會專案組的話，那末就開槍。不下這個決心是不行的。沖了，什麼材料都給拿光，這對國家將帶來多大的損失。我經常對我周圍的同志講，如果人家来抓我人，那末沒有什麼，也不要開槍，但如果是打開我的文件，那就開槍，因為我的文件里確實有很多國家機密。如把人帶走，那是另外一個問題。同志們我覺得最近好象階級鬥爭的觀念薄弱了，同志們現在不是舊市委當權了，不能採取那種沖破搶的方法了。而如果我們這樣干，

坏人就会利用，这样就乱了我們，不是乱了敌人，敌人是千方百計想乱我們的。当然出一些問題也沒有什么了不起，干过事的也不要緊張。改过来就行了，順便說一下一一、一〇事件，对于这样一个事件，不要把很多人都說成是坏人，講这个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妥，但这件事是錯誤的，不应该采取这个办法。不要都說是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，但做法是錯誤的，有意见可以提，但市革命委员会在开会，你們去冲，这还行。而且代表的方向也是錯誤的，但現在也不应该把与这件事联系的人都整一下，反对市革命委员会也不妥，不能說是反革命事件。另外还說一說坏头头这个概念，現在好象什么都是坏头头，到馬路上一看，啊呀都是坏头头，真多，二类矛盾一定要区分。我們意见是特务、叛徒、反革命控制一个組織干了坏事，这样的头头是坏头头，而如果是老造反派担任领导工作，犯了政治錯誤，极左的錯誤，或者有的錯誤，干了坏事。这一类应按人民內部矛盾来处理，允許人家改正錯誤，允許人家檢討錯誤，不要一犯錯誤，就靠边，就打倒，那培养接班人就沒有办法，你們这些人能担保不犯錯誤，都是二十多岁的人，还有好几十年，不犯錯誤，一犯錯誤就打倒就靠边站，就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，毛主席在观察华北、中南、华东地区时就指示，不要一犯錯誤就打倒。不要輕易下結論，当然如果是真的坏人那就要揪出来。要縮小打击面，这样講是否沒有工作可做了，不是的。革命还在进行，好多专案沒有落实，沒有突破，还有一些人沒有人管，象陈丕显的老婆謝志成就沒有人管，她有一些什么问题？前一阶段妇联都是抓了一些生活問題，用多少保姆，吃得多少好，人多少兇，吃穿又是怎样？这些問題不是关键，要害不是这里，要害到底是这个人，到底是一个什么人？（有人講話說她不是共产党员，因为他填表的入党介紹人說沒有介紹他入党）她几次生小孩子，而不在解放区找医生，而是从解放区到日本人統治的上海，而且又是几次，几家又知道她是陈丕显的老婆，为什么这样方便，要抓住政治問題，机关也好，大学也好，都很复杂，队伍都要清理，这一項工作很复杂，要定出几条中学里光靠紅卫兵不行，要靠教师联合起来，搞联合要注意一下。清理队伍要分几步，先清理革命造反派的

队伍，然而再把当权派清理一下第三着怎么样？不可能这样严格，但总要规划一下，否則就会心驚意乱，一看这么多！不知道怎么办？想卫生系統过去我就覺得沒有办法，清理队伍，一干，一整那么就要死人了。一整就要死人，自杀，很方便，用約这是內行，又要死病人，現在想，不要怕，搞一个步骤，一步一步地干，同样要清理干净。但清理队伍也不可能就那么干净，要害部門要先清理。不能沒有计划地干。另外关于大联合，两派如何抓要考慮要互相促进，很多单位发生武斗，主要队伍有问题，走资派反动。今天想給铁联多說几句，铁联实在是辜負了全市革命造反派，全市革命人民对你们的希望，也辜負了党中央，毛主席，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給你们的荣誉。私心杂念太重了，打了半年多內战，结果搞得这个样子，現在铁联不要說帮助人家，就連自己也管不了，你们怎么办？搞派性，我們希望你们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，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，派性是毒砒，染上了这个毒砒就非毒死不可，染上了毛不得好处。要加强党性，无产阶级是讲党性的。只有小资产阶级才讲派性。这些思想，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派性，钻进我们革命造反派的队伍，就是毒砒，铁联的工人是不要二派的，不去想一想上海的一千万人民，不去想一想工厂等着用煤，煤的生产有困难，但是运输也是一大问题，而且上海的問題也是全国的問題，上海那么多重要的工厂与全国都有着很大的关系。我們一定要用无产阶级党性来考虑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事情，考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。奇怪的是王明龙等同志你们在铁路局，你们不去促进革命的大联合，搞派性，本来复杂的问题已经夠复杂了，你们辜負了总工会对你们的委托，对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犯了錯誤不是搞革命的大联合，不解解决问题，而是一去就叫原来的常委都靠边站，再搞一个什么班子，这是完全錯誤的，增加了我們解决铁路問題的困难，你们应该了解，铁路是多么的重要，我們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多么的

焦急，我们不信任铁铮的工人心里会不急，问题在于头头，受走资派的挑动，在革命造反派队伍中打一派拉一派。搞得坑在四分五裂的局面，今天我多讲了一些，因为大家对铁路很关心，部门也应该很好考虑一下，一月革命我们夺了权，现在在我们掌权了。我们不要使老百姓们讲，还不如解放、冒好。希望同志们很好考虑一下，你们有困难，我们是全力支持，但你们利用我们的支持，打内战，讲老实话，你们打内战，我们根本不支持。如果你们非吵不可，什么财真里还要分外真，到底想什么，外真与内真到底区别有怎样大，我们现在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实现整系统、按部门革命的大联合。不要再搞那么多山头，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，上海的中学运动到底如何，中学搞复课闹革命即有多少，搞复课闹革命即只有一年还不到，为什么不着急！希望你们斗私批修，双方都进行自我批评。大专院校的红代会也可以扩大委员会，推广之的，革命大联合，就是保守派的人参加了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什么善处，不要以为自己是闹革命，最近主席不是讲，不要以为自己最革命，不要认为只有自己才行，别人什么都不行，好家伙世界上没有自己，地球也不转了。这些人是上院了，象鴉片一样吃上瘾了，因此说，派性不解决，清理队伍无法进行，我劝你那里的坏人，你抓任何那里坏人，根本不能解决问题，联合起来就好了。尤其是要联合当前批判刘邓修正主义走资路线，学习毛主席的整党思想，要很好地学习党性问题，促进革命的大联合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各单位之间不要再串来串去，各单位，各方加任，斗争都非常重，不要再打砸抢抄抓烧，要依靠本单位解决问题。